

廖楚強

亦有可聞

想起了中國的文學「大地」

由於莫言獲得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引起了中國文壇的一片轟動。因為莫言的作品，大部分是以中國農村社會為背景，取材於中國農村的民間故事，引起了我對上世紀三十年代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即美國女作家賽珍珠及其長篇小說《大地》的聯想。

賽珍珠雖然是美國人，但她長期生長在中國，學習在中國，工作在中國，創作在中國，特別是對中國的農村大地有着深厚的感情，是中國農民最真誠的親密的朋友。所以賽珍珠的文學作品，和今天中國莫言的作品有許多共同之處。當年的文學界評論賽珍珠的創作風格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而現在的諾貝爾評委會對莫言的頒獎詞也說莫言的作品是「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如此看來，莫言和當年的賽珍珠是走上了同一條文學創作的道路。

賽珍珠的青少年時代，就在江蘇鎮江接受了中國人的傳統文化教育，特別是孔孟儒家思想也對她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例如當她得到諾獎一舉成名以後，曾經一度引起她的祖國美國有些人的妒忌和打擊，甚至指控她不是美國人，說她生長在中國，寫作的主题是中國，所以不配做美國人。但是賽珍珠對這些無聊的攻擊處之泰然。她用儒家傳統的「大同」思想來自我安慰，認為文學就是要展現人道博愛「世界大同」的一種「普世價值」。恰恰是這種文學價值觀得到了當年諾獎評委諸公的理解和讚賞。所以說賽珍珠的成就，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是有一定的關係。她甚至閱讀了許多中國古代的章回小說和「話本」，這對她的文字表述風格也有一定的影響。她曾經將《水滸傳》全部用英文翻譯出版，說明她的文字功力是非常深厚的。所以賽珍珠的作品，都喜歡採用中國傳統的「敘敘文」的文體表現，行文非常通順流暢，這和現在莫言的文學作品也有共同之處。莫言也堅持用中國傳統的文字表達方式來描繪一切新生的事物。

賽珍珠曾經在南京金陵大學和中央大學任教，而且為了文學創作，她曾經到安徽宿縣當地的農民共同生活了很長的時間，而且還走遍了大江南北的農村大地。正因為中國的農村大地對賽珍珠的無私的哺育和培養，她才能寫出如此感動世界的文學巨著。而用這句話來說明今天山東的農民之子莫言的成功，也是非常適用的。

中國的農村大地，的確是蘊藏着無窮無盡的文學資源。從幾千年的歷史來看，我們這塊文學大地，湧現過多少文學天才與超越世界的大師級的作家。從古代的屈原、李白、杜甫到所謂「唐宋八大家」，哪一個達不到今天諾貝爾文學獎的標準？回想近百年來，有些人沒有認真的研究中國和西方世界不同的文學價值的標準？回想近百年來，有些人沒有認真的研究中國和西方世界不同的文學價值觀與審美思想，用浮躁的心情責怪中國的作家不爭氣，長期得不到諾貝爾文學獎。這也大可不必。我們冷靜的回顧一下歷史，中國人從來就是偏重於詞賦詩文創作，而現在的諾貝爾評獎諸公，則是偏重於西方文學價值觀的標準，至於中國人創作小說，是從元末明清時期才開始大流行，當時大部分是「章回小說」。而這些章回小說也有自己的特色，如《西遊記》、《紅樓夢》等經典名著，難道還夠不上諾貝爾的水準嗎？（不過當時還沒有這個評獎委員會）直到近百年來，就是和賽珍珠同時代的中國許多作家，平心靜氣的來研究，也有一些作家已經超越了世界的水準。例如魯迅、巴金、老舍、沈從文、錢鐘書等人，哪一個不是世界級的文學大師呢？魯迅已經被諾貝爾評委會提名了，但是魯迅自己不想這個榮譽，曾經向評委會婉拒這個提名。

另一位作家沈從文，他所寫的描寫自己的故鄉湘西鳳凰城的鄉土小說《邊城》，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也被諾獎評委會提名，而且就要表決通過了，但不幸沈從文就在評委會開會之前謝世作古了。這些事實表明，中國的文學「大地」就是大有作為的，作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們就應該具備一顆崇高的民族自尊心 and 自信心，相信中國人的文學素質，永遠都不會處在世界水準之下。

賽珍珠和莫言，雖然相隔了半個世紀以上，但他們文學創作的歷程，對我們都有很大的警示，那就是應該深刻的認識中國的農村和農民，以及農村大地所散發的鄉土氣息，就是文學創作的一個永恒的主题。我們的作家，應該把目光投向神州大地廣闊的原野，沐浴人類最純真的大自然的氣息，舒展胸中壯麗的畫卷，應該滿腔熱情的去關心和同情處於社會底層的農民大眾。運用最敏銳的筆觸去反映廣大農村大地的現狀，去謳歌廣大農村大地美好的前景。這就是作為一位正直的作家所應該選擇的一條文學創作的金光大道。

歷史空間

孵太陽

吳翼民

江南人把曬太陽叫做「孵太陽」。一個「孵」字是何等的形象，就像老母雞抱窩孵小雞一般，伏在太陽光裡很眷戀很安祥的樣子。那是從前冬天江南城市裡到處可見的情景，大街小巷的朝南牆壁前、屋角裡，三五老人坐在藤椅上，沐浴着冬陽的溫暖，扯着「山海經」，打發着漫長的時光。看他們的臉龐已經呈古銅的色澤，深深的刻着菊絲狀的皺紋，哦哦，那時老人都曬足了太陽的，沒聽說有缺鈣的呢；聽他們的話語，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兒了，都像翻箱底似的翻了出來，時時的興衰變遷，人物的榮辱得失都不知嚼了多少遍了，仍喋喋不休地說着，說到悲苦的地方，禁不住長嘆一聲，甚或掉幾滴枯淚，說到興奮之處，尤其關着點風月之事，就忍不住笑將起來，笑得抖動起了身體，笑出了眼淚，甚而笑得咳嗽不止，——老人們對年輕時的風月事兒仍感着興趣呢。

老人們孵太陽，大多還有着自己的裝備，——腳爐和手爐是少不得的，都是紫銅老貨，蚌殼棉鞋踩着腳爐是多麼的舒適。腳爐裡燻着木屑，紫銅的導熱性能極佳，滿是孔眼的爐蓋就很暖和，那一股暖意透過鞋底傳遞到腳上，進而傳遞到了全身，全身都感到了暖和。自然，還有手爐的配套，——手爐比之腳爐更顯精緻，通體都光可鑒人，手撫捧其上異常的光滑，溫度恰合宜，把一雙手烘得暖洋洋的。手和腳都暖和了，人就百節百骸都活絡啦。通常老人們的藤椅邊還有一張小檯子，小檯子上擺着茶杯，有的還擺着水煙筒，孵太陽時有茶和煙的享受，這日子就愈顯出了滋味深長。

老人們孵太陽，最好還有孫兒輩陪着。老和幼的搭配才是真正的妙趣天成呢。孫兒輩在老人身邊繞不去，纏着爺爺或奶奶講個故事，用個謎語。這時，老人們會充分利用孵太陽的機會對後代進行啟蒙開導，最常見的是講講二十四孝的經典，劉關張桃園三結義，還有武松景陽崗打老虎、姜太公大戰申公豹、孫悟空三盜芭蕉扇之類，儘管不知說了多少遍啦，孫兒輩依然聽得津津有味。聽故事不是小孩子的最終目的，他們的最终目的是享受美食。緣為老人們孵太陽時吃食是不斷的，都是兒女備妥的，有點心類的，如生煎饅頭、鮮肉粽子，有炒貨類的，如長生果、炒蠶豆。老人們有的已經懶不得長生果和炒蠶豆了，就愛看着孫兒輩嚼，嚼得響脆，嚼出了香味，老人們如同自己嚼着一般的滿足，眯着眼睛，翕動着鼻翼，靜靜享受。孫兒輩不滿足咀嚼食品啦，想着自己動手製作。要製作嘛，有現成的設備和食材哩，抓來一把生蠶豆、花生或幾隻小山芋，打開腳爐或手爐，將這些生的坯料埋進燻着的木屑里，靜靜地等待，不多時，腳爐或手爐蓋子的孔眼裡飄出了裊裊的香味，有時還會有爆裂聲，——哈，自己製作的小吃熟啦，扒開木屑，取出花生、蠶豆或山芋，正吱吱作響，呵着燙吹着氣剝去皮殼，你爭我奪地搶食起來，興許還半生不熟着，但自己製作的食品就是好吃哩。

太陽升得老高了，陽光越發的暖和，不知不覺中，街頭巷尾響起了堂鐃的敲擊聲，有大堂鐃聲，鏗鏘、渾厚着；有小堂鐃聲，當當的、脆亮着，——不用說，是賣糖佬準時到街巷裡賣糖來了。賣糖佬是江南冬天最受歡迎的角色，敲大堂鐃者通常是有些年紀的男人，是賣大糖的，敲小鐃的是女人，沒有甚麼技藝的，少受人關注。男人們的技藝可高啦，會當場吹吹捏捏的，鼓搗出色彩斑斕的糖人來，擔子的前頭生着一隻小碳爐，罐子裡煨着軟軟的餡糖，還有各種調色，他們信手拈一坨餡糖，放在模具裡一吹，再一彎一繞的，便成了一個「老鼠偷油」的糖塑，好生動形象；再拈一小坨餡糖放在另一種模具裡一吹，就是一座托塔天王手中的寶塔啦……

這時，孵太陽的老人變得慷慨起來，從衣袋裡摸出五分錢或一角錢，大大咧咧放到孫兒的手中，讓他們去糖人擔前買一個糖塑來，發話要現做的。老人就遠遠觀望着，不讓偷工減料。這時，賣糖佬一邊答應着，一邊就現做現賣起來，果然做得中規中矩。但老人不滿足，非得多討要了一坨餡糖不可。賣糖佬自然肯給這點面子的，就取兩根小竹棒在糖罐裡三下兩下攪了攪，就把軟軟的餡糖遞給了孩子。孩子可高興啦，蹦蹦跳跳回到老人身旁。老人一面把糖塑插到藤椅的孔眼裡，一面就和孫兒玩起了繞餡糖的遊戲，繞啊繞的，透明的餡糖被繞成了乳白色，又轉成了其他顏色，繞得孫兒嘴裡饞饞的，幾次要把餡糖一口咬了，老人自己含了含覺得很柔很甜，就輕輕放到了孫兒的嘴裡。哦哦，這怕就是「含餡弄孫」成語的最形象詮釋啦。

太陽升到頭頂了，老人的臉上一片古銅色的油亮，孫兒的臉上也滲出了細細的汗珠。孵太陽要告一段落了，屋內在喊吃中飯啦。



一葉知秋

網上圖片

古今講台

吳羊璧

騎虎難下不騎也罷

想到一句常用語：騎虎難下。但我對這句話總覺得古怪，怎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呢？這位老兄既然有本事騎上虎背去，那麼他也要從虎背下來也應該沒有多大困難吧。再說，他要騎上虎背去做甚麼？要是他能將老虎馴服，作為坐騎，那也真夠本事。騎吧騎吧，痛痛快快騎吧。虎背上那位好漢，不是武松吧。武松打虎，當時是不得不打，誰叫他上景陽崗，不過武松即使能馴服老虎，把虎作為坐騎，那也沒有甚麼意思。武松騎虎去哪裡呢？不是騎虎去遊街吧。不過，不管誰騎虎，反正這句「騎虎難下」是有點問題。它把一件不可能的事（騎虎）作為前提，說已騎上虎背了，那怎麼辦呢？要下來，難哪。不過，這句話，雖有問題，所想的情景騎虎，卻很有趣。其實，即使能騎虎，又何必呢？騎馬不就成了。騎上虎背，不知道老虎要把你背到甚麼地方去。這句話我覺得有問題。不過，由它去吧，騎上老虎吧，騎吧，騎吧。

還有一句，我也覺得有點問題。這一句是：雀躍。雀躍，表示人處在高興的狀態，高興得跳起來了，躍起來了。我們常說，高興得跳起來，人很高興、開心的時候，其實也不見得就會起身去跳個不停，但是想跳起來的感覺，是會有的。我經常走的一條街，比較靜，是後街。來往的人不多，就經常有一小群麻雀在那裡聚會，吱吱喳喳，不知道是不是在討論國家大事，不過，牠們叫着，也的確跳着，看上去牠們是很高興的。我常常觀看牠們的活動。麻雀能飛，（飛得不算高，不算遠），不過牠們在地上的時候，倒也真的常常「躍」，而不是「走」，少見牠們慢條斯理地一步步走，是高高興興地躍。躍着躍着，才又飛一下。看來雀躍確是很輕鬆的。不過，我們在高興的時候，想跳起來，躍起來，大概也只是跳一下，兩下，不會真的一直在那裡「雀躍」吧。不過，雀躍的模樣的確輕鬆、活潑。

那麼，好吧。讓我們高興時雀躍吧。其實，我也不想死板地咬文嚼字，用得着「騎虎難下」的時候還是照用，用得着「雀躍」的時候還是照用。這些用語描敘出來的情景很生動，為什麼不用呢？關於麻雀，我這時又想到了一句：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句話也很生動。麻雀雖然是小小的，但是生理上必要的器官都具備了，當我們恰好想表達這個意思的時候，這樣一說，就非常生動，形象。在我們日常口頭用語中，有的也是非常生動的。這幾天陰欲雨，我想起了一句「落雨收柴」，形容手忙腳亂地趕辦一件事，這個場景也很生動。不過，這句用語在今天的香港是用不上了，香港不會見到落雨收柴這樣的情景，因為香港即使落雨，也不必勞動人們趕緊去收柴。收柴這樣的生活情景，在我記憶中還是有的，那是很多年前，在鄉間。那時鄉間還談不上用電，煮東西甚至還沒有談到用煤用炭，而是直接去甚麼地方砍了柴來燒。家家戶戶，常備許多柴。天氣好有陽光的時候，人們把備用的柴拿出去在太陽光下曬乾，乾些容易燒着，忽然天要下雨了，在一片「落雨」聲中，家家趕緊出去把柴收回來。在香港這樣的大都市中，家中哪裡有柴？門口也沒有地方曬柴。

畫中有話

圖、文：張小板



5年前的不雅視頻，63個小時，一個正廳級幹部被微博抄殺。借用張天蔚的一段評論：「重慶市相關部門的反應是及時和有章法的，因為承諾調查，確認不是PS、確認係雷政富本人，並免職調查。每天有進展，終於有結果。雖然這個事件性質惡劣，但是這種主動、公開的處理方式，讓政府沒有被拖下水，比那些遮遮掩掩，最後把屎盆子主動招到自己腦袋上的好多了。」

人文世相

丁純

樹樹皆秋色

黃昏讀劉震雲，翻閱《我不是潘金蓮》一書，恍然間，看他寫李雪蓮走入塗滿秋意樹林，欲尋短見，故事戛然而止。我抬頭望窗外稀落樹林，驀然想起老杜詩句：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內心哀矜、緩靜。念想起林夕的《再見二丁目》，楊千嬅演繹得秋意纏綿，而我只能減默。「滿街腳步突然靜了，滿天柏樹突然沒有動搖，這一刻我只需要一罐熱茶吧，那味道似是甚麼都不緊要。」待到楊千嬅唱到那句「歲月長，衣裳薄」時，眼前浮現出《詩經》中的「淇水湯湯」，隔着煙波浩渺的秋水，滿樹堆成一「淇水」。

這季節，寒風掠過江淮平原，豐收後荒涼的大地，從疾馳列車望過去，寂枯白楊樹停在遠處，冷冷立着，近處灌木也在尋找適當時刻，老去。因此，鄉人說：「一葉知秋。黃葉是對大地皈依，開始，不經意掉了片葉子，忽如一夜鋪滿了荒野、山崗，像寒霜白露，任意恣肆，一場死亡美學在上演。也在詮釋着「樹樹皆秋色」白描手法的冷澀和無聲。在秋日，羅蘭·巴特「零度寫作」理論，應有用的武之地。何須濃墨重彩，一老一實描述足矣。你

這場景，讓我碎憶起幾年前一場音樂會，還有蕭蕭着，嘶叫着，啾，啾，啾，裂帛一般，演出如退潮，觀眾向門口湧去。秋，如音樂，如演奏一波三嘆，逐漸蕭索。等到人心慢慢涼下去，卻是萬籟俱寂的深夜。像陶淵明《歸去來》插曲《秋意風雨夕》，給人針扎般疼痛的，是蕭。蕭之動情，不可替代。魯迅說，黃昏是夢開始的時候。夜幕降臨，體悟「樹樹皆秋色」的詩意，有夢的意味，朦朧中很容易想起豐子愷的畫：「人散後，一鈞新月如秋水。」我一人去江南，沿途，列車上播放賀綠汀的名曲《秋水伊人》，從亭亭塔影到點點鴉陣，歌聲一路飄過長江，迄今讓我記憶猶新。而今想來，何嘗不是夢境呢？如果說，春天是播撒，秋天便是呈現。踽踽走在無垠的荒野，左邊紅衰，右邊翠減，迎面而來是詩人海子的詩句「豐收後荒涼的大地」。當然還記得海子寫的「在什麼樹林，你酒瓶傾倒你和我飲酒，在什麼樹林，把親人埋葬。」此刻，我一遍遍朗誦「豐收後荒涼的大地」，挽留著從黑夜內部升起

豆棚閒話

吳鳳珍

蘇州人的晚餐

往昔，普通蘇州人的晚餐大致分為兩個部分——勞累了一天的當家人先獨酌一番再吃晚飯，同桌的一家人則在旁就着醬菜喝粥。當華燈初上時，我家附近的橋頭便有了個與這晚餐相關的、頗為熱鬧的黃昏市場了！在兩條大街的丁字路口以醬園為中心並以三百步為半徑畫個半圓，便囊括了那兒的晚餐市場了。那時的醬園在內堂有堂吃老酒的，買醉者大半為喜熱鬧的勞動者，聚兩三個同為踏不進大酒店的酒友在那兒喝酒、行令、划拳、聊天。它和大多多的醬園門口的門檻內總有着一隻亮着電石燈的燻鴨攤一樣，那燻鴨特殊的香味飄揚在那兒的石空，撩人垂涎三尺，那是最受入歡迎的下酒物。醬園的貼鄰是家三開門面的「杜三珍」醬肉店，櫃台上的玻璃裡有着剛斬好的醬肉與醬鴨，略便宜一點的是下類，紅彤彤，肥腴的，亦是勾引人的！與此垂直的又是一座橋，橋頭有一家頗有規模的野味店，櫃台上玻璃裡色彩斑斕的野味——它們有琥珀色的燻魚、栗殼色的燻魚、殼微裂的乳白色的糟鴨、小巧玲瓏的燻麻雀，還有肚裡塞着大蔥一起煮的野雞與野鴨，其香味是你想像它有多香就有多香！在大橋西塊有家豆製品廠，傍晚前就開始在門口支油鏊余臭豆腐了。那股特殊的臭味漫在空氣裡，同樣地吸引人們。它可以當下酒菜、點心、下飯、佐粥。價廉物美，所以生意也頗紅火。我家常常去買一大碗佐粥並給老爸下酒。蘇州的臭豆腐一向最負「臭名」，剛出鑊時外皮黃燦燦、油露露，外脆內糯。此後一別數十年，此物也正

在惹老蘇州們的心思呢！其時，醬園裡早已做好迎接晚餐生意高潮的準備了：在櫃枱上放着幾隻盛滿醬蘿蔔的面盆，旁邊是一大疊剪好的乾荷葉。蘇州絕大多數的貧困人家的晚餐就只能醬蘿蔔佐粥的了。故來買醬蘿蔔者擠滿了櫃台前。那時的窮人家多啊。蘇州人形容粥的稀薄謂之「七粒米八擔水」——毫無米氣。我家的粥也是較薄的，只有老祖母面前才有一碗從鍋內兜底舀的稠粥及半碗午餐吃剩下來的蔬菜。父母和我們孩子吃的就只有醬菜和一块臭豆腐乾了。蘇州人吃醬蘿蔔也會充滿了浪漫的想像：譬如有一種蘿蔔是一段段的，便名為「鴨頭頭」；一條條細小的稱為「人參」；圓蘿蔔切為兩曬乾後，稱為「貓耳朵」，胡蘿蔔絲稱為「火腿絲」。均極形象生動。我們最喜歡吃的是乳腐鹹蘿蔔。紅彤彤、脆生生、鮮致致、潮露露，一兩條蘿蔔就能把一碗粥吸溜個精光，還喝得津津有味！客棧裡全是「嘎嘰」的咬蘿蔔聲。很是鬧猛。孩子們相互聽着彼此的咬蘿蔔聲相對嘻嘻。滿堂的笑聲。那時街上的行擔也多，全家最喜吃的是有個名福郎的血湯，每到夏季他擔子上供應的改為淨素的油豆腐線粉湯了。他那兩湯的味道鮮得讓你打耳光也不調的！最主要的從沒人懷疑過他擔子上食品的衛生與安全問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擔子上的食品與你自己弄的一般地清潔衛生，毋需任何教育、檢測、監督，小小的一副行擔，信譽之好，其名聲響徹了大街小巷。只要我口袋不癢，總會去買一碗的。孝敬祖母之餘我們也可嘗到一些兒了！我們便感到了那個晚上是最幸福的了！現在我們的晚餐桌上如真的火腿、雞、鴨都可有了。可人是賤的，我卻常在懷念着橋頭的那個晚餐市場，還有滿客堂的「嘎嘰」咬蘿蔔聲，以及那些童稚的、調皮的笑聲！